



□ 12
3598
3



明口 12
號 3598
卷 3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公冶長第五

疏

公冶長者孔子弟子也此篇

所以次前者言公治雖在枉濫縲紲而為聖師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註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

名長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也疏子謂至

愈愚隨筆楊用修
曰公治長通鳥語未見
所出然宋之問詩不
如黃雀語能免治長
矣樂天禽蟲詩序
予非治長不能通其
意

分類 311
番号 74(10)
通番

<49-1960>

是子賤之於學於政皆以能取諸人間也舜之無為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好察遠言也孔子謂其君子哉以

寧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期治單父以屋出以屋入事八見說苑政理篇

兄女妻之也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為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為劣也以己女妻公治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王肅曰南容弟南宮縮魯人也字子容○姓南宮名縮也又名閔也

子謂子賤註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君

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註苞氏曰若人

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

行之○疏也子謂至取斯○云子謂子賤者亦評子賤

人如此人也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因美子賤又

美魯也焉安也斯此也言若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君子之行而學之乎言由魯多君子故子賤得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註孔安國曰言汝

是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註苞氏曰瑚

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

之貴者也疏何如者子貢問至璉也○云子貢問曰賜也

不及已己獨區區已分故因諮問何如也云子曰

汝器也者孔子答曰汝是器用之人也云曰何器

也者器有善惡猶未知已器云何故更問也云曰

瑚璉也者此器有善分也瑚璉者宗廟寶器可盛黍稷也言汝是器中之貴者也或云君子不器器者用必偏瑚璉雖貴而為用不周亦言汝乃

是貴器。亦用偏也。故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為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東脩廊廟。則為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况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苞氏曰。至貴者也。○云。瑚璉者。黍稷器也。者。用盛黍稷之飯也。云。夏曰。瑚。云。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樂聲曰。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簠。俱容一斗。二升。以蓋盛黍稷。以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蓋。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為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廢興者。時有也。

觀於巧言令色鮮矣仁。則數木訥近於仁。仁佐每並舉。可以見

吾學之可以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自信。故去示孔子。勸任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之悅之。以其志大而不欲小諛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註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仁也。焉。用佞也。註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

給。數。為人所憎也。疏。或曰。至佞也。○云。或曰。雍也。雍。甚有仁德。而不能佞媚求會時也。云。子曰。焉。用佞者。距或人也。言人生在世。備仁躬自足焉。用作

佞偽也。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更說佞人之為惡也。禦。猶對也。給。捷也。屢。數也。言佞者口辭對

人。捷給無實。則數為人所憎惡也。云。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者。憎佞為惡之深。故重答距於或人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註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信也。漆彫。姓也。開。名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究習也。子悅。註鄭玄曰：喜其志，道深也。疏子使

也。云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答也。弟子出仕官

古人皆然也。答云：言已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

為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

仕也。故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君不

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

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云子悅者，孔子聞開

言而欣悅也。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

為政，不能使民信已。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及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註馬融

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子路聞之

喜。註孔安國曰：喜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

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

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

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

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疏子曰：至取

不行，乘桴浮於海者，桴者，編竹木也。大曰筏，小曰

桴。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

泛海。故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云從我者，其由

也與者，由。子路名也。言從我浮海者，當時子路也

故云：其由與。云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聞孔子唯將

與已俱行，所以喜也。云子曰：由也好勇過我者，然

自道至與十五字，孔子之微言也。

易曰：利涉大川，謂涉艱難也。而海之難，比蓋孔子所言之甚。事之至難，迥非獨力所能濟，而所可與共者，又難其人。唯子路好勇，故設去亦非實許子路也。子路不解微言之意，喜其言與已共行，故孔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是也。無所取材，欲從而幸，不能從耳。蓋言與大事涉艱難，非窮之所獨能，亦必有其具，是也。為也，無經濟之材，則不能也。

我以戲之也。所以云過我者，我始有乘桴之言。而子路便實欲乘此是勇過我也。云無所取為桴之材者，又言汝勇乃過勝於我，然我無所覓取為桴之材也。
 ○鄭玄曰：至同耳。○云子路通信云云者，此注如向釋也。云一曰云云者，此又一通也。此意亦與前不乖也。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此注則微異也。哉，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願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己也。云古字材哉，同耳者，古作材字，與哉字同。故今此字雖作材，而讀義應曰哉也。又一家云：孔子為道不行，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註：孔安國曰：仁道

以孔子許三子者，與三子自言其志同，唯非聖人能知人而三子者，而自知也。

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註：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註：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註：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也。不知其仁也。
 疏：孟武伯問至仁也。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武伯問孔子云：弟子中有子路，是仁人，不乎？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也。所以云不知者，

吾曰汝弗如也中間不句折

先王之道散在天
下孔子集常師訪
求四方而集於我
可謂報矣而顏
子得之於孔子
不須搜求其聰
明又如於過以
往殆不可測矣
故孔子自言不
知者要之將未
也

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
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
里者三有餘也云諸侯千乘者謂上公也云卿大
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者然百乘之家是三公之
采鄭注雜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
大夫之稱也○**註**馬融曰至人也○行人謂宜使
為君出聘鄰國及接鄰國之使
來者也周禮有大小行人職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註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

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

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

貢心也疏也孰愈者孰誰也愈勝也孔子問子貢

汝與顏回二人人才伎誰勝者也所以須此問者繆
播曰學末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則崇本棄末
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
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
進回也云對曰云云者答孔子以審分也王弼曰
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者數之二明相
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
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
至二分也云子曰弗如也者弗不也孔子聞子貢之
答分有懸殊故定之云不如也云吾與汝俱如也
者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也所以安慰子貢有怨故又云
吾與汝皆不如也所以然子貢弗如者釋前弗如也復云
至心也○苞意如向解而顧歡申苞注曰回為德行
之俊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故使
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
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
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

剛以日未烈言之
易所謂懲忿窒
慾而謂怒也也
蓋剛之為德果烈
物莫能干之也
於或也則有時
乎失其剛果故
曰吾得剛

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
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為發起也。云子曰云
云者始謂孔子少年時也。孔子歎世醜薄之跡。今
異昔也。昔時猶可。故吾少時聞於人所言。便信其
能有行也。故云而信其行也。云今吾云云者。今謂孔
子未時也。不復聽言信行。乃更聽言。而必又須觀
見其行也。云於予與改是者。此也。言我所以不
復聽言信行。而更為聽言觀行者。起於宰予而改
為此所以起宰予而改者。我當信宰予是勤學之
人。謂必不懶惰。今忽正直晝而寢。則如此之徒。居
然不復信於時人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註苞氏曰。申枨魯人
也。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註孔安國曰。慾多情慾也。
疏子曰至得剛。云吾未見剛者者。剛謂性無慾也。云

子貢知者其心
吾非義然子貢
或能者其心
能皆然乎其心
如致必用知計流
於謠詐以至於失
已故孔子以非所
示及而過之耳

或對曰。申枨者。或有人。聞孔子說而答之云。魯有
姓申名枨者。其人剛也。云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者。
孔子語或人曰。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枨性多情慾。
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
馬融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註孔安國
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疏子貢曰。至
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自願無世人。以非理加陵於
我也。云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又云。我匪唯願人不
以非理加於我。而我亦願不以非理加於人。也。
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孔子抑子貢也。言能
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也。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
非汝分之所能及也。爾汝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
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盡得
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註孔安國曰。至已也。

○然不加人人不加己並難可

能而注偏釋不加己者畧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章明也文彩形

質著見可得以下耳目自脩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註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

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疏子貢曰至已矣○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此歎

顏氏之鑽仰也但顏既庶幾與聖道相隣故云
鑽仰之子貢既懸絕不敢言其高堅故自說聞於
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聖人之筌蹄亦
無關於魚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煥然可修耳
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
可觀今云云可見而聞也然典籍著見可聞
為遠不敢言躬自近見政欲寄於遠聞之而已云

夫子云云者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

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

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

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

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

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云天

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者元善也亨通也日新謂

日新不停也言孔子所稟之性與元亨日新之道合

德也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與元亨日新之道合

深微不可得而聞也或云此是孔子死後子貢之

言也故以此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

如何注以師平之與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

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值六籍即有性

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

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

論語集解卷之三

右聞者門人
之心也。以形
子路之賢也。古文
辭之妙如坎。

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雖一行之美
亦可以訓致。聖
賢之德。故古昔
立誡法。亦以爲
聖人。聞人。善路者
加珠。孔子稱之。聖
人不沒人之善。若
如坎。蓋在傳所
載。孔子之。事
不美。故子貢疑其
行。諛不副。

後之言。凡者亦不
可聞。何獨聖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孔安國曰。前所聞

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疏子路有

能行。唯恐有聞。○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

有所聞。於孔子。即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孔文

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諡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註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

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疏子貢問至文也。○云子

叔圉。以文爲諡。子貢疑其大高。故問於孔子也。問
其何德而諡文也。云子曰。云云者。答所以諡文之
由也。敏。疾速也。言孔圉之識智疾速。而所以好在學
若有所不知。則不恥諮問。在己下之人。有此諸行。
故謂爲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註孔安國曰。子產。鄭大

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疏子謂至也。義。云子謂子產有

德。並是君子之道也。云其行己也。恭者。一也。言其

行己。身於世。常恭從。不逆忤人物也。云其事上也。

敬者。二也。言若事君親。及凡在己上者。必皆用敬
也。云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其養民。皆用恩惠也。
故孔子謂爲古之遺愛也。云其使民也。義者。四
也。義。宜也。使民不奪農務。各得所宜也。

平仲孔子所
偶記其一善
以解之平仲
先聖故稱以而
人則之也非以
人也非以上章
論子產一例

居蔡如居貨居
空廢居之居謂
買蔡也
不知乃謂不知禮
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註周生烈曰齊

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疏子曰至敬之云晏

晏平仲與人結交有善也云久而人敬之者此善
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
也孫綽曰交有碩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
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

尼表

子曰臧文仲居蔡註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

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焉

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註苞氏曰節者

栢也刻鏤為山也梲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

奢侈也何如其智也註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以為

智也疏子曰至智也云臧文仲居蔡者居猶畜

而畜龜是僭人君禮也云山節藻梲者此奢侈也

山節者刻柱頭露節為山如今節藻梲者此奢侈也

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人君居室無此禮而文仲

為之故為奢也宮室之飾士去首法本大夫達稜

諸侯刻而礮之天子加密石焉出穀梁傳云何如

其智也者時人皆謂文仲是有智之人故孔子出

苞氏曰至僭也云蔡國云云者國君守國之龜

出蔡地因呼龜為蔡也云長尺有二寸者蔡地既

出大龜龜長尺二寸者因名蔡也云居蔡僭也者

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也不得畜蔡也文仲畜

之是僭濫也云苞氏曰至侈也云節者栢也

論語集注卷之三

十一

名也。云稅者梁上楹也者。梁上楹。即是櫺。櫺即侏儒柱也。苞兩而言之。當是互明之也。刻櫺頭為山也。畫櫺身為藻文也。又有一本注云。山節者。刻樽也。櫺為山也。云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者。若以注意。則此是非僭也。正言是奢侈也。失禮。人君無此禮。故不僭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

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但聞其

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

棄而違之。註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

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容天下之民。而

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至他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註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

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

也。疏。子張問至得仁。云。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者。

文也。云。三仕為令尹。無喜色。者。文子經仕楚。三過

為令尹之官。而顏色未曾喜也。云。三已之。無愠色

者。已謂黜止也。文子作令尹。經三過被黜。而亦無

愠。愠。愠之色也。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雖

三過被黜。每被黜受代之時。必以令尹舊政令告

語。新入恕其不知解也。云。何如也者。子張問孔子。

今尹行如此。是謂何人也。云子曰忠矣者。孔子答
 言臨代以舊告新。此是為臣之忠者也。李充曰。進
 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至
 也。云曰仁矣乎者。子曰張又問孔子。如子文之行。可
 得謂為仁不乎。云曰未可知焉。得仁者。孔子答曰。唯
 聞其忠。未知其何由得為仁也。李充曰。孔子之敗
 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
 可謂仁。侃案李謂為不智。不及注也。云崔子弑齊
 君者。崔子。齊大夫。崔杼也。弑其君莊公也。云崔子弑
 夫上殺下。曰殺。夫名。為卑也。殺其君。莊公也。云
 下之害上。不得即而致。殺必先相試。上曰。弑也。云
 臣弑君。子上。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漸。故
 如履霜。以至堅冰也。云陳文子有馬十乘者。陳文
 子亦齊大夫也。十乘。四匹也。文子見崔杼。故
 十乘。有四十匹也。云棄而違之者。文子共乘一車。故
 君而巳。力勢不能討。故棄四匹馬。而違去此國。
 更往他邦。云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
 于時天下並亂。國國皆惡。文子棄馬而去。復更至

他邦也。而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
 崔子也。云違之者。違去也。文子所至新國。又惡。故
 又去之也。云之至一邦者。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
 復往一邦也。云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者。何如
 所至。更往一國也。一國。復昏亂。又與齊不異。故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云違之者。已復更去也。云何如
 者。子張更問孔子。言文子捨馬。三至新邦。屢違之
 事。如此。可謂為何人也。云子曰。清矣。仁者。清。潔
 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云曰。仁矣乎者。子
 張又問。若如此。文子之行。則可謂為仁矣。仁矣乎者。
 未知焉。得仁者。答子張曰。其能自去。只可乎。云曰。
 知所以得名為仁也。孫綽曰。大哉。仁道之弘。以文
 子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
 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
 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李充曰。違亂
 求治。不汗其體。仁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
 寧子之能。愚遠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知
 濟世。未可謂仁也。李謂為未智。亦不勝為未知也。

是季文子自言而魯人誦之者故曰子聞之也再斯可矣是孔子斷其言已言季文子惡能三思哉再思斯可矣

○**註**孔安國曰至於菟○楚鬪伯比外家是邠國其還外家通舅女生子既恥之仍遂擲於山草中此女之父獵還見虎乳飲小兒因取養之既未知其姓名楚人謂乳為敦謂虎為於菟音烏塗此兒為虎所乳故名之曰敦於菟也後知其是伯比子故呼為鬪敦於菟也後長大而賢仕楚為令尹之官范甯曰子文是謚也○**捐**捐猶棄放也其四十匹馬○捐猶棄放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註**鄭玄

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者言文子有賢行舉事必三過思之也云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者孔子美之此也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季彪曰君

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筭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直以美哉人之喜

以貞知自見也以至殺其身以至於棄其百乘之而顧也夫殺其身棄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豈不難乎然其喜以賢知自見也後殺其身而己矣後棄其百乘之富而已幸無以濟其事成其功者無它故也其心在賢知而不存忠也其心在賢知者止於身淑其身而已矣其心在忠者仁之道也甯武子之愚見取於孔子者以不取於然其愚之不及而甯武子之性也孔子明之不可及也至性雖聖

子曰甯武子**註**馬融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註孔安國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此章美武子德也云邦有道則智者言武子若值邦君有道則肆已智識以贊明時也云邦無道則愚者若值國主無道則卷智藏明詳昏同愚也云其智可及也者是其中人識量當其肆智之目故為世人之可及也云其愚不可及也者時人多銜聰明故智識有及於武子者而無敢詳愚隱智如

人不能及也

吾黨謂孔子獨
黨也。在簡蓋古
言。不可以簡略割
之。蓋狂者志大
故曰在簡志大
而進取其成也
連故曰斐然成
章。言文采可觀
棄之遠遊自悔
之三也。不知所
以裁之者。孔子
不知也。自悔其
不知而欲歸以
裁之也。所以裁
之謂方法。孔子
歸魯。借六經。乃
其方法也。蓋孔
子道不行於當世
乃欲傳之後。元
王之道。大非在

簡不能負荷
所以思也

不念舊惡。惡不
仁之不已甚也
念不忘也。舊惡
旧時之惡也。蓋
旧時之惡。有時
去事移改。而
不可得者。是曰
惡也。且如楚滅
同姓。曰。莫春
至於昭王。宣王
之贈。既為旧惡
怨者。伯夷之怨
也。希微也。謂怨之
迹不可見也。怨
之迹不可見。故
子貢曰。馬遷皆
疑之。老子曰。聽
之不聞。右曰。希
是希也。字之義
也。扣馬諫武王事
明于以辨其安
其安

論語集解卷之三

十一

武子者。故云其愚不可及也。○**註**孔安國曰。至及也。○詳詐也。王朗曰。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比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為名。止於布德尚善。動而不黜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潛絲。恬然無用。文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為能晦智藏名。易法華以保性者。難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註**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

疏孔子在至之也。○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者。此辭。再言歸與。歸與者。欲歸之意。深也。云吾黨云云者。此是欲歸之辭也。所以不直歸。而必有辭者。客住既久。主人無薄。若欲去。無辭。則恐主人生愧。故託為此辭。以申客去之有由也。吾黨者。謂我鄉黨中。也。小子。簡也。後生未學之也。斐然。文章貌也。進無避者。也。子者。鄉黨中。謂大道也。斐然。文章貌也。子。狂言。我所以欲歸者。為我鄉黨中。有諸未學小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疏**子曰。至也。成文。皆不知其所以。輒自裁斷。此為謬誤之甚。故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註**孔安國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疏**子曰。至也。成文。皆不知其所以。輒自裁斷。此為謬誤之甚。故也。既狂。故取正典。穿鑿之也。

論語集解卷之三

十一

微生高蓋孔子師
人以直見於林於御
孔子亦愛之孰謂
微生高直以謂非
直者蓋及言以戲
之耳親之至也意
者孔子家公驢曰
或者伴為不知皆
戲言也家偶也
而公諸其鄰以應
人需許何直不直
故知其戲也若使
非孔子家公之而
他人公之且自環
事孔子何事而談
事乎以環事而談
人問卷之間正史
正端之事豈可
謂孔子百之末
故知孔子家公
之也微生高待死
子甚恨高以其詐
故知其詐也為師
人也
高以直自持亦恃
子亦好高而高不
子亦好高而高不
公諸其鄰而為之者

是不與其平生所
為相敵也孔子戲
言以喻之使更知
凡事不可徒直亦
教誨之道存焉
以章之意左丘明
質直好義孔子美
之其曰丘亦恥之者
亦吾分不加願
為之寧意前主人
好賢之誠也

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
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
若人有犯已已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
孔安國曰至名也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
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
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
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
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註孔安國曰微生姓高魯人

也或乞醢焉乞諸其隣而與之註孔安國曰乞之

四隣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疏子曰至

云孰謂微生高直者于時世人多云微生高用性
清直而孔子譏之故云孰謂微生高直也孰誰也
云或乞醢焉者舉微生非直之事也醢酢酒也或
有人就微生乞醢者也云乞諸其隣而與之者諸

之也時微生家自無醢而為乞者就已隣有醢者
乞之以與或人也直人之行不應委曲今微生高
用意委曲故譏其非直也註四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註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註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

史也匿怨而友其人註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

詐親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疏子曰至恥之

恭者謂已用恭情少而為巧言令色足恭之者也
繆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已足
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
適而曲媚於物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
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其既良直故凡有可恥
之事而仲尼皆從之為恥也巧言令色足恭是可

車馬而言敬
亦有疲散之
義

註不以勞事置施

置施蓋漢時
言未詳其義
豈已則憚勞
不為留以施
於人之意反

恥之事也。云匿怨而友其人者。匿藏也。謂心藏怨而外詐相親友者也。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從丘明。明恥也。范甯曰。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註孔安國曰。憾恨也。顏

淵曰。願無伐善。註孔安國曰。自無稱己之善也。無

施勞。註孔安國曰。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

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註孔安國曰。懷安也。疏顏淵至懷之。云顏淵季

路是季。侍待孔子。卑在尊側。曰侍也。云子曰。盍各

各言汝心中所思乎。云子路曰。云云者。弊敗也。憾恨也。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懈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非已。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云顏淵曰。願無伐善。而自稱曰。伐善也。顏淵所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願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云無施勞者。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為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云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說志。既竟。而子路又云。願聞孔子志也。古稱師曰。子也。云子必見期信。少者必見。願已為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已。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已。已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已。已必有慈惠。故也。樂。肇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顏子不戴過蓋
顏子死後少見
此人亦語稱
子之行顏子之
外亦莫有也
子所以嘆也

至居下句是也
蓋孔子門人或
有在為邑宰者
而不學乃以
人不好學為
者故去下十室
謂其極少者必
有縣新詞言雖
極少之邑必有
忠信如我則豈
無好學者哉特
未使其學至且
若使學之心能
好之也
至居上句則孔子
以好學自負而
懸斷其必不好
學可謂誤矣

家語不遷恕不
深怨不錄旧罪
且再雍之行也
不遷恕不深怨
不錄旧罪且更
足為諸侯美德
然其材可為諸
侯而不可為大
夫故孔子以可
使南面稱之

以言上章仲弓
以考伯子亦且便
南面孔子然之
故曰可也而又
曰其所以可使
南面者其能簡
也可也今仲弓
句不示不成語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苞

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疏子曰

也。已止也止矣乎者歎此以下事久已無也訟
猶責也言我未見人能自見其所行事有過失而
內自責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疏子曰至學也。丘孔子名也孔子自稱名言

如丘之好學耳孫綽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
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為人未足稱也好之至
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古今
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已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
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一
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以
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
其忠信可
使如丘也

○論語雍也第六疏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

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為
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為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註苞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

侯可使治國政也。疏謂為諸侯也孔子言冉雍之

德可使為
諸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子曰

可也簡。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註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

下寬畧。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註苞氏

曰。伯子之簡。大簡也。子曰。雍之言然。疏仲弓問至

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即冉雍也。問孔子曰。有

人名子桑伯子。此是何人也。孔子曰。可也。簡者。可

猶可謂也。簡謂疎也。大無細行也。孔子答曰。伯子之

身所行。可謂疎簡也。云仲弓曰。云者。孔子答曰。伯

伯子所行。可謂疎簡。故仲弓更諮孔子。評伯子之

簡不合禮也。將說其簡。不合於禮。故此先說於合

禮之簡也。言人若居身有敬。而寬簡以臨下。民能

如此者。乃為合禮。故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云居

簡云云者。此說伯子之簡。不合禮也。而伯子身無

敬。而以簡自居。又行簡對物。皆無敬而簡。如此

不乃大簡乎。言其簡過甚也。云子曰。雍之言然者。

雍論簡既是。故孔子然許之也。虞喜曰。說苑曰。孔

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

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繁。吾欲說而文之。孔子

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

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

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

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大簡無文。繁。吾欲說而文

之。○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言書傳不見

有子桑伯子也。○註以其能簡。故曰可也。○言伯

子能為簡畧之。行。故云可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註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

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

不貳過。或重也。如戴勝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過也者。聖人猶有之。故君子不貴無過而改之。為貴。哀公以好學問。而孔子對以汝有學。以成德。成德之空。和順。積中。故不遷怒。清明在躬。故不貳過。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曰新不己。孔子所以稱之也。世人或謂事當經則怒。殊不知

唯人君子於事
之當怒者猶且
不怒也何也怒
之當懲而君子
樂易其常也

大家曰山下有
澤墳君子以懲
忿窒慾

子華非工作度日
之人矣唯出使而
母堂之粟祇出使
宅第所費也再
求諸粟室為子
華足所費而以
母為辭也
繼有繼絕也富
而曰繼及言以
形其非也

善未嘗復行也

疏

哀公問至者也○云哀公問曰

諸弟子之中誰為好學者○云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者○答曰弟子之中唯顏回好學○云不遷怒

者此舉顏淵好學之分滿所得之功也○云不遷怒

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

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怒猶移也

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不貳過者但不知照機

非已所得故於已成過凡情有過者必知是為再過

而回當機時不見已乃有過機後即知則不復

文飾以行之是不貳也故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然學

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

為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云不幸

短命死矣者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

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日死故曰不幸也命者稟

天所得以長生如受天教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

但命有短長顏生所得短命也天何言哉設言之耳

命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云今也則亡者○無也言

顏淵既已死則無復好學者也然游夏文學著於

四科而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

能庶幾尚不稱之便謂無者何也游夏非體之人不

無也○云未聞好學者也者○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

士難重得故曰未聞好學者也○好學庶幾曠世唯一此

人任情喜怒違理者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註馬融

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請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三

益曰與之庾註苞氏曰十六斗為庾也冉子與之

粟五秉註馬融曰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註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疏華子

使至繼富云子華使於齊者子華弟子公西赤

字也姓魯公西名赤有容儀故為使往齊國也但不

知時為魯君之使為孔子之使耳云冉子為其母

請粟者冉子冉求也其母子華母也請粟就孔子

情故為子華之母就孔子請粟也云冉子有由朋友之

者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釜容六斗四

升也云請益者冉求嫌一釜之少故更就孔子請

益也云曰與之庾者冉求既請益故孔子與之

庾也庾十六斗也然初請唯得六斗四升外請益而

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為不次政恐益足前釜

以成十六斗也云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十六斛曰

秉五秉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已粟八十斛與之也云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者孔子說我所以與少又說冉求不應與

多意也肥馬之食穀者輕裘之皮精毛軟

及新綿為著者也若家貧則馬不食穀而瘦裘用

鹿皮毛強而故絮為著溫袍是也今子華往使於

齊去時所乘馬肥其所衣裘輕軟則是家富其母

不之也云吾聞之也君子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孔子曰

吾聞舊語夫君子之也註六斗四升曰釜也春秋傳

足人為富蓄也註六斗四升曰釜也春秋傳

昭公三年冬晏子曰齊舊四量豆甌釜鍾四升為

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案如陶旄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為庾，即是聘禮之數也。聘禮十六斗，曰數，不知苞賈當別有所出耳。○駟禮云：十融曰斛，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駟禮云：十數同也。○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是馬注與駟禮之譏也。孔子此語是譏冉求與子華母粟之太多也。○非猶然舊說疑之。子華之為當定之為當定不之若實之。而子華肥輕，則為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為不仁。若不之，而冉求與之，則為不智。誰為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已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之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為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直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之，故先請於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繼富也。已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

責。是知華母不之也。華母不之，而已與之。為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之尚與。况之者也。

原思為之宰。○注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為

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注孔

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子曰：毋。○注孔

安國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以與兩鄰里鄉黨

乎。○注鄭玄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也。○疏原思至黨乎。○云原思為

為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思為邑宰也。云與之粟九百者，九百，九百斗也。原憲既為邑宰，邑宰宜得祿。故孔子以粟九百與之也。云辭者，原性廉，讓辭不受粟也。云子曰毋者，原辭不肯受，故孔子止之。

毋字句絕，古註以未皆然。舊語曰：書大高，護曰：帝曰：毋，惟汝語是，其例也。

左傳宋公用鄆
子於社是古曰
用者謂以爲牲
也山川不舎者
譬天不舎也

也。毋。毋。辭也。云以與兩鄰里鄉黨乎者。又恐原憲不肯受。故又說云。汝莫辭。但受之。若無用。當還。分與兩鄰里鄉黨也。此是示賢人仕官。潤澤州鄉之教也。云鄰里鄉黨者。內外互言之耳。鄰里在百里之外。鄉黨在百里之內也。○**註**孔子為魯司寇。○余見鄭注本云。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從司空為司寇也。○**註**孔安國曰。九百九斗也。○漫云。九百。而孔必知九百斗者。孔政當嫌九百升。為少。九百斛。為多。故應是斗也。宜與粟五秉。亦相類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舎諸。

註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_下用。山川寧肯_テ舎之乎。言父

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疏**明不以父無德。而

廢子之賢也。云子謂仲弓者。仲弓父劣。當是子時。為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云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者。為設譬也。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犁。犂。謂耕犂也。騂。赤色也。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言假令犂牛而生好子。色角合禮也。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舎諸者。勿猶不也。舎猶弃也。言雖欲牛生好子。子既色角悉正。而時人或言此牛出不佳。之母急欲舎弃此牛。而不用。特祭於鬼神。則山川百神。豈薄此牛。而弃之。賢其父雖劣。歆饗此祭乎。聖主豈為仲弓父劣。而舎之。賢其父。若遭明王。聖主。豈為仲弓父劣。而舎之。賢其父。用為諸侯乎。明必用也。故蘇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案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望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然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也。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且既云山川。則

違仁者依於仁也。依乎違及故有違依之言。仁一德也。先王之道，所為德者，衆矣。仁何以盡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之德，謂之仁。它德雖衆，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故孔子以依於仁，能依於仁，則其心與德皆自然美。三月者，假設而言其久也。日月不至，而己者，謂日之而己。三月而不至也。至之有知，知至之至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宗廟亦可知。亦互言之也。知。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子曰：至已矣。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行盛。非體仁，則不能。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向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及。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群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云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為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注言餘至變也。既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苞氏

三月不違仁是

學之道。未可謂之仁也。且仁者有域。非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謂自彼未至也。非我往至彼也。

通於團體人。皆安有滯礙。如所謂疎通。知達書教也。是達已。

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注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注孔安國曰：藝謂多才也。於從政乎何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子曰：至已矣。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是行盛。非體仁，則不能。不能者，心必違之。能不違者，唯顏回耳。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向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及。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群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云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者，其餘謂他弟子也。為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注言餘至變也。既言三月不違，不違故知移時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三

二十一

與者又問孔子曰冉求何如云子曰求也藝者又答才能也言求多才能也云於從政乎何有者有才能故亦云何有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註孔安國曰費季氏邑也季

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

子騫曰善為我辭焉註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

語使者曰善為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

我者註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

汶上矣註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季氏至上矣云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者弟子閔損也費季氏采邑也時季氏邑宰叛聞閔子騫

此人多以止居
死之義非也
死身止身與始
死曰死既葬曰
止伯牛未死安
得遽謂之止也
且伯牛未死也
子堂容言其死
卒蓋止則惠如
此止人之止也
非死喪之義
矣冉子有患疾
不可復用於世
加之之然故孔
子云示
朱子以禮斷之極
確也

賢故遣使召之為費宰也云閔子騫曰善為我辭
馬者子騫賢不願與惡人為宰故謂季氏之使者
曰汝還可善好為我作辭辭於季氏道我不欲為
宰之意也云如有復我者復也子騫曰汝若
不能為我作善辭而令有使又來召我者語在丁
也云則吾必在汶上矣汶水名也魯北齊南
子騫時在魯謂使者云若又來召我我當北渡汶
水之上往入齊也註孔安國曰至數叛云季
氏不臣者強僭於魯故曰不臣也云而其邑宰數
叛者其邑宰即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
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
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伯牛有疾註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也子問之自牖

執其手註苞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

牖執其手也曰止之註孔安國曰止喪也疾甚故

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克己。孔子與賜不受命對言。可以見已所謂其樂正。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孔子亦曰。發憤忘食。學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云。可見顏子教學為事。以忘其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亦不其相遠矣。德相萬。樂亦相萬。曾之皆樂王之道也。

顏子之貧窶不忍人見之

詩傳曰巷里塗也

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也。廢謂廢業也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林古言力示。孔子語意言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世以力不足自稱。是如畫地而不進矣。觀於今之新稱古者。審矣。表記曰。御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倦焉日有暮。斃而後已。蓋人之力有強弱。故聖人不欲強之。或作或輟。皆從其力所能。勉後優遊。年先王之通。以底其成云。

持其手曰喪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也。而有斯疾也。註苞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疏伯牛至疾也。○云伯牛有疾者。伯牛。弟子冉耕。字也。魯人有疾。有惡疾也。云子問之者。孔子往問。伯牛之疾。差不也。云自牖執其手者。牖。南窓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窓。下亦東首。令師從戶入於床北。得面南也。孔子恐其惡疾。不欲見人。故不入戶。但於窓上而執其手也。云曰。亡之者。亡。喪也。孔子執牛手而曰。喪之言。牛必死也。云命矣夫者。亦是不幸之流也。言如汝才德。實不應死。而今喪之。豈非稟命之得矣夫。助語也。云斯人云云者。斯。此也。言有此善人。而嬰此惡疾。疾與人反。故歎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深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註孔安國曰。簞。筥也。

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註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疏**淵子曰。至回也。○云賢哉回也者。美顏食一瓢飲者。簞。竹筥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匏。持盛飲也。言顏淵食不重。銷。及無雕鏤之器。唯有居處之在窮陋而已也。云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以此為憂。而不能處。故云不堪其憂也。云回也不改其樂者。顏回以此為樂。久而不變。故云不改其樂也。○云安國曰。簞。筥也。○以竹為之。如箱篋之屬也。○所樂。則謂道也。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此之道為孔子
所以稱之也
中道其義可通
而大矣古言學
者察諸

儒字見周禮
有文學者之稱
子復長於文學
孔子欲其所以
施諸君子之事
而不欲施於小
人之事也君子
之事者謂出謀
發慮使其國治
民安也小人之
事者謂徒務遠
巨之末以供有
司之役也

道而廢。今汝畫。註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

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疏。冉求曰。至汝

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冉求。諸孔子曰。求

之心。誠非不喜。悅。夫子之道。而欲行之。只才力不

足。無如之何也。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孔

子抑冉求。無企慕之心也。言汝但學不行之矣。若

能行之。而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耳。莫發。初自誠不

汝自欲。止耳。云。今汝畫者。畫。止也。汝。今云。力不足矣。是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註馬融曰。君

子為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也。疏。子

至人儒。○儒者。儒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

謂久習者為儒也。但君子所習者。道。道是君子儒。

子游為武城宰。註苞氏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汝得

人焉耳乎哉。註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註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

方也。疏。子游至室也。○云。子游為武城宰者。子游

汝得人焉耳乎哉者。孔子問子游。言汝作武城宰。

而武城邑民。有好德行之人。為汝所得者。不乎。故

云。汝得人焉耳乎哉。故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

不也。云。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者。答為宰而

所得邑中之人也。澹臺滅明亦孔子弟子也。言滅

明每事方正。故行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

不伐去者有功
而不伐也。大禹
護曰。世惟不伐
天下莫與爭功

明德行方正。不為邪徑小路行也。云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也者。公車。其家課稅也。偃。子游名也。
偃之室。謂子游所住邑之廨舍也。子游又言滅明
既方正。若非常公稅之事。則不嘗無事。至偃住處
也。舉其明。不詬狎倚勢於朋友也。○孔安國曰
馬耳。乎哉。皆辭也。○皆是送句之辭也。○苞氏
曰。至方也。○公謂非公事
不至偃室。方謂不由徑。

子曰。孟之反不伐。註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

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奔而殿。將入

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融曰。殿在

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

奔。獨在後。為殿。人迎。為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

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疏子曰。至孟

之反。不伐者。魯臣也。不伐。謂有功不自稱也。云奔

而殿者。此不伐之事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于時

魯與齊戰。魯軍大敗。退奔。而孟之側。獨住軍後。為

殿。以捍衛。奔者。故曰奔。而殿也。將入門。策其馬

者。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初。敗奔。時在郊。去國門遠

孟之側。在後。及還。將至。入國門。而孟之側。杖馬。合

在奔者。前也。然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

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為

騎馬。為乘車也。云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其既

在後。而國人皆迎之。謂已有功。已不欲獨受其功。

故將入門。杖馬而迎之。謂非敢在後。距敵。是馬行

不進。故在後耳。所以杖馬。示馬從。來不進也。○馬

孔安國曰。至功也。○此不伐之源。魯哀公十一年。
魯師及齊師。戰于郊。之事也。見春秋傳也。余見鄭

注本。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馬融曰。至進耳。○
云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者。故停

詳按此章之意
祝鮀宋朝也
大夫是也
孔子論其不
免於患難耳
人所以錄之者
以孔子平日惡佞
而有時事年有
是言故以見聖
人道大不沒人
才其論大非如
曲士拘儒之類
耳按美亦主容
觀之美不必主
色也

上古也居野處
後世聖人易之
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凡而於
是乎有戶是戶
聖人所作也道
而聖人所立也
於戶則由之謂
為自然矣於道
則不由之謂非
自然矣雖然道
之不可不由其
猶戶也

軍後為捍敵也云人迎為功之者在國人迎軍見其在後而謂為之有功故云功之也云馬不能前進耳者前猶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註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

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

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

也疏子曰至世矣○祝鮀能作佞也宋朝宋國之

二人並有其事故得寵幸而免患難故孔子曰言

難免今世之患難也故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

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祝鮀無道之世並以

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

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

子全身遠害也○註孔安國曰至害也○云時世

貴之者貴其能佞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

淫者于一時在衛通靈公夫人南子也云及如宋朝

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

異故云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註孔安國曰

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

也疏子曰至道也○道先王之世也人生得在世

故孔子為譬以示解時惑也言人之在室出入由

戶而通亦如在世由道而理而生而人皆知出室由

斯道也未知莫無也斯此也故范甯云人咸知由戶而

文謂禮樂史掌
文書故朝廷制
度朝會聘問儀
節莫不通曉而
德行不必皆有
也
文質彬彬蓋文
質不相過之義

韓愈筆解直德
字之誤古書德
作息為是言人
皆有其德中庸
所謂夫婦之愚
可與知可能行
者是也且其所
以生存乎天地
之間也固無也
言無德也於辭
為物何則直不
可謂無矣德可
謂

無矣聞不直也
求聞無直也故
直字是則固不
可訓無也止可
以誣罔解也罔
字以誣罔解則
罔之生也不成
言矣故韓愈為
是且孔子曰直
在其中矣謂直
之不可執也且
德有性之德德
則有誠之者謂
曰外一也
免加免而無恥
免於今之世知
免於今之世知
於刑戮也
尹氏曰知之者知
有終道也好之者
好而不得也樂之
者有所得而樂
之也
張敬文曰譬之
五穀知者知其
可食者也好者
食而嗜之者也

行莫知由
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註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畧也文

勝質則史註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註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疏子曰至君子云質勝文則野者謂凡行禮及言

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若實多而文

飾少則如野人鄙畧大樸也云文勝質則史

者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

若為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云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為會

時之君子也

子曰人生也直註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

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註苞氏

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疏子曰至

云人生也直者言人得全生居世者必由直行故

也故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云罔之生也

幸而免者罔謂為邪曲誣罔者也應死而生曰幸

生即由直若有誣罔之人亦得生世者是獲幸而

免死耳故李充曰失乎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

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

人有幸而無不幸也註馬融曰至

道也自終謂用道故不橫夭殤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註苞

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

樂之者深也疏子曰至樂之者云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者謂學者深淺也知之謂

樂者嗜之而飽
者也。知而不能
好，則是知之未
至也。好之而未
及於樂，則是好
之未至也。

此章蓋矣

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為好者也。夫知有益而學之，則不如欲學之，以為好者也。故李充曰：雖知學之為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也。故不如好之者篤也。云：好之者，不如性歡而樂之者。樂謂歡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如顏淵樂在其中也。故李充曰：好有盛衰，不如樂之。如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也。註：王肅曰：上，謂上智之人所可知也。兩舉中人，以

其可上可下也。疏：子曰：至上也。此謂為教化法

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
下也。凡有九品。上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
下。則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須教也。而可教者，謂

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下，不
上。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前也。聖人無須於
下。何以者？夫教之為法，恒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
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教之品，上此則中，又中亦可語上也。又教之品，中下斯
中。人亦有所可以語也。語之中，又中亦可語也。又教之
下。品之上有斯，即中語也。語之中，又中亦可語也。又教
上。道教下品，中人以下，大畧言之耳。既有九品，則此
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則
第五為正。中人以下，即六七八也。以上智之人，所
知也。者謂聖人之道，可教顏閔者也。云：兩舉中人，
以其可上可下也。若分九品，則第五以上，可以
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是再舉
以語上。第五以下，不可語上。而復云：中人以下，是再舉

仁智德也存乎人為禮義道也
作乎聖賢之民之
義者義有種
以謂其施諸治
民者也
獲者得其報也
記曰用其仁而
去其欲故欲獲
其利而為仁非
君子所貴矣
以章之旨明於
天人之分達於
幽明之故故孔
子曰可謂知矣

中人也所以爾者明中人之大分有可上可下也
若中人之上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
言中人也又一云中人若遇善師則可上若
遇惡人則可下故再舉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子曰務民之義註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
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註苞氏曰敬鬼
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
矣註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為仁也

疏樊遲問至仁矣云樊遲問智者問孔子為智
務在化導民之義也云敬鬼神而遠之者鬼神不
可慢故曰敬鬼神也可敬不可近故宜遠之也云
可謂智矣者如上二事則可為智也云問仁者樊
遲又問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獲得也言臣必先

水山二句
此二句非孔子時辭
氣蓋百言也而孔
子誦之下四句乃死
子親之也
仁知在於山水與
我心會欣然以樂
水動山靜樂加水
之流壽如山之不出
豈非親之之言邪

歷為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也若不先
勞事而食則為不仁故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為物
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仁矣註苞
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瀆猶數近也

子曰智者樂水註苞氏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
如水流而不知己也仁者樂山註仁者樂如山之
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智者動註苞氏曰自
進故動也仁者靜註孔安國曰無欲故靜也智者

樂註鄭玄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仁者壽註
苞氏曰性靜故壽考也疏子曰至者壽陸特進
凡分為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為第一明智
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為第二明智仁之用先

此章解可謂明

既仁有性。性必有功。必有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為第三。明
 智仁之性。已有有用也。宜有功也。云智者樂水者。樂也。今
 樂者。一明。智。仁。之。性。此。明。智。性。也。智。者。識。用。之。義。也。
 運其智。化。物。如。流。水。者。流。動。不。息。之。物。也。智。者。樂。也。
 山者。此。即。明。仁。者。之。性。願。此。第。二。安。靜。如。山。者。不。動。
 樂之物也。仁。人。之。性。願。此。第。二。安。靜。如。山。者。不。動。故。如。云
 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云。仁。者。靜。者。
 者。仁。者。何。故。如。山。耶。其。心。寧。靜。故。也。云。仁。者。樂。者。
 暢。故。三。明。功。也。樂。也。云。仁。者。壽。者。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
 考也。然。則。仁。既。壽。不。樂。而。智。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
 樂。不。必。然。壽。緣。所。役。用。多。故。也。智。性。靜。如。山。之。安。固。故。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苞氏曰言齊

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

時俗酒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也故大其觚以適其量是觚之所以不觚也

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
 使如大道行之時也疏管子曰至於道太公封於
 於曲阜之地為魯國周公大聖太公太賢賢聖既
 有優劣雖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一微異故未代
 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國
 猶有望且之遺風故禮記云孔子曰吾捨魯何適
 耶明魯猶勝餘國也今孔子歎其君之並惡故有
 此言也言若齊有明君一變便得如魯太平之日
 魯有明君一變便得如大道之時也此是引汲之教
 耳實理則不然矣若明君興之政當得各如其初
 何容得還注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
 子曰觚不觚注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也觚哉觚哉注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

論語集解卷之三 三十四

不得其道，則不成也。**疏**者，子曰：至觚哉。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兩時用觚酌酒，而沈酒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故王肅曰：當時沈酒于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酒。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失道也。故重曰：觚哉，觚哉。云觚哉，觚哉者，言用觚之釋也。云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此注亦得同。王蔡之注，則與王蔡小異也。何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非復觚德。譬如人所為，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者，如何。也。若欲知氣味，何說。則特前觚不觚，如王蔡之釋。後云：觚哉，觚哉。自因前以寄後喻事，不乖王蔡而終不兼得之。美也。故不用仲都曰：作觚而不疾，世為政不。

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訊之也。
井有仁矣，假設之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亦必將從之矣。孔子知宰我微意，所若使宰我明言其衷，則孔子必使宰我之問，仁人則孔子不當以仁人自當宰我問以仁人宰我問以仁人君子致知宰我訊孔子也可漸也。

用政法，故再言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註**

孔安國曰：宰我以為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註**苞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註**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疏**宰我問至罔也。云宰我問云云者，宰我欲極觀仁者之懷，故假斯以問也。言有人告於

不可陷也。據井有仁言之可欺也不可固也者言其所以然之故也。其固者誰之使遂惑也。君子不逆詐故可欺也。首所守故不可固也。言以以守寧我之心也。

仁者云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常救人於急難當自投入井救取之不耶云子曰何為其然也者審有人墮井當為方計出之豈容自投從之云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逝往也陷沒也言聞有人墮井乃可往看之耳不遂投井取之沒也言聞不可罔也者欺者謂遙相語也罔者謂面相誣也初彼來見告云井中有仁人我自往視之是可欺也既至井實無人不可受通而自偏何不入井是不可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入井是不可也而必云有仁者救物一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所不救手答曰若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李充曰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為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云欲何為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若人若不可宜兩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詐肯陷於不知故云大德居正故不投可也非道罔也

詳致同如佛於以中半詳之詳言或學之不博或不約於其弊皆皆蓋蓋於先王之遺而從邪說也蓋孔子時雖無諸子百家亦有其漸已

按蒯賁以面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出公乃嗣位衛於是亂子路事出公而不悅孔子所為豈孔子之見南子而出公之時而南子如曰后邪孔子見之蒯賁出公父子之際或禍矣方是時衛亂而臣下相疑子路之不悅豈意蒯賁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

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疏子曰至矣夫博廣也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注孔安國曰等以為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

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呪誓義可疑也

疏子見至厭之云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孔子入衛欲與之相見也所

及國邪則孔子
矢之不亦宜乎
豈翅以字子路
哉

以欲相見者。靈公唯婦言是用。孔子欲因南子說
靈公。使行正道也。故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
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
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鍾救之
道。必明有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
處污不辱。無可路。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
未有可猜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于時隨夫子在
衛。見夫子與淫亂婦人相見。故不悅也。繆播曰。賢
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
王弼曰。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
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
以不悅也。云夫子云者。矢誓也。予我也。否不也。
厭塞也。子路既不悅。而孔子與之咒誓也。言我見
南子。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塞我道也。繆播曰。
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為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
耶。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
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
也。蔡謨曰。矢。陳也。尚書叙曰。臯陶矢厥謀也。春秋

先王之道。治天下
之道也。天下之大
賢知常鮮而愚
不肖常衆。故非
不肖高而易行
之事。則無如愚
不肖何矣。故君
子由中。庸以到
致仁聖之德。小
人則唯由之而已
矣。
所以民鮮久矣
者。禮樂教廢而
凡俗壞故也。鮮
謂真鮮其人。也
中庸者。樂德也。
周禮樂六德。善
及禮庸中和。

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
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
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
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
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
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
於子路而已。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註。庸。常也。
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
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疏。子曰。至久矣。中。中和也。
常行之德。是先王之道。其理甚至善。而
民少有行此者也。已久。言可歎之深也。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註孔安國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疏子貢曰至也已云子貢如此所能廣施恩惠於民又能救濟衆民之患難能仁必也聖乎者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於仁乎乃是聖人之行也云堯舜其猶病諸者何事是仁是聖人之行而猶患也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

仁者云云者既云前事不帝是仁爲聖所難故此更答爲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達則必先立達他人則是有人仁之者也云能近云云者能近取譬諸身遠取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謂爲仁之方也方猶道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三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子曰之謂道也...

樂天堂

傳錄了

龍卷